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漢文卷三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

劉向

新序案新序三十卷見存十卷不錄錄其佚文

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

者得一善言曰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曰悅人北堂書鈔八十三太

平御覽
六百七

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是曰位尊者德不可曰薄官大者治不可曰小地廣者制不可曰狹民眾者政不可曰苛獨不聞子產相鄭乎其掄材惟賢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有德厚者不非其小疵其牧民之道養之曰仁教之曰禮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漢文類聚五十二

子產相鄭七年而教宣風行國無刑人

北堂書鈔三十五風俗和平固圉空虛注引

李斯問荀卿曰當今之時爲秦奈何孫卿曰力術止義術行秦之

謂也

荀子強國篇楊倞注引

子產決鄧析教民之難約大獄袍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袍衣襦袴者不可勝數曰非爲是曰是爲非鄭國大亂民口謹譁子產患之於是討鄧析而僇之民乃服是非乃定

荀子正名篇注引

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見之他暮郭門閉遂踰郭而入梁車新因

別其足趙成侯曰爲不慈遂奪璽免官

御覽五百十七

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儀子

淮南人間訓作公宣子

諫曰室大眾與人處則謹

少與人處則悲

卑說今從淮南

願公適也曰聞命矣築室不輟明日又諫

當有曰室小室大百姓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公曰聞命矣

築室不輟明日又諫曰左昭右穆爲室而大曰臨二先君無乃害

於孝乎於是哀公毀室而止

御覽百七十四

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使古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期如之何？」乃泣沾襟。高子曰：「然，賴君之賜，蔬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驚馬棧車，可得而乘也。且不欲死，而況吾君乎？俯而垂泣，晏子拊手而笑曰：「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之無死者，則太公丁公至今猶存，吾君方爲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慙焉。御覽四百廿八，今見韓詩外傳十。

齊有田巴先生者，行修於內，智明於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田巴先生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顧謂其妾曰：「姣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姣過於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大王召臣，臣改制鬚飾，問於臣妾曰：「奚若？」妾愛臣，諛臣曰：「姣問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姣臣據臨淄水而觀影，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妾，諛王者非特二人，王如臨淄水，見己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御覽六十三，又三百八十二。

孔子見宋榮啟期。老白首，衣弊服，鼓琴自樂。孔子問曰：先生老而窮，何樂也？啟期對曰：吾有三樂。天生萬物，曰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人生曰男爲貴，吾得爲男，二樂也。人生命有傷，天吾年九十歲，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曰守終，何不樂乎？

三百八

十三

崔杼弑莊公，申蒯漁於海而後至，將入死之。其御止之曰：君之無道，聞於天下，不可死也。申蒯曰：告我晚，子不早告我，吾安得食亂君之祿而死治君之事乎？子免之，無死。其御曰：子有亂主，猶死之。我有治長，奈何勿死？申蒯至門，曰：申蒯聞君死，請入弔，門者曰：告在杼，杼令勿內。申蒯曰：汝疑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其左臂。曰：與門者，門者曰：示崔杼。杼陳八列，令其入。申蒯拔劍呼天三踊，乃闔殺七列，未及崔子一列而死。其御亦死之門外。君子問之曰：蒯可謂守節死義矣。

御覽三百六十九又四百十七又四百三十八
又有申鴻一條今見說苑疑誤作新序今不錄

孫武樂毅之徒皆前世之賢將也久遠深奧其事難知至於吳漢
近時人耳起於販馬立爲良將垂名竹帛天下歸德此可慕也

二百七

十六

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之曰未至阿
及之還之已至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使
與其載者白首也夫曰老者之智曰少者之決必能治阿矣是已
不還

御覽二百六十八

齊景公遊海上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敢言歸者死顏歎諫曰君
樂治海上不樂治國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出海也公據戟將
斫之歎撫衣而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
干君奚不斫曰臣參此二人不亦可乎公遂歸

御覽二百五十三

昌邑王治側鑄

續漢志作注

冠十枚曰冠賜師友儒者後曰冠冠奴

遂免冠歸之曰王賜儒者冠下至臣今曰餘冠冠奴是大王奴虜

畜臣也

御覽五百

昌邑王徵爲天子到營陽置積竹刺杖二枚龔遂諫曰積竹賜杖

者騎蹇少牟杖也大王奉大喪當拄竹杖

御覽七百十

昌邑王取侯王二千石墨綬黃綬與左右佩之龔遂諫曰高皇帝造花綬五等陛下取之而與賤人臣目爲不可願陛下收之

御覽六百

八十

上古之時其民敦朴故三皇教而不誅無師而威故善爲者不師三皇之德也至於五帝有師旅之備而無用故善師者不陣五帝之謂也湯伐桀文王伐崇武王伐紂皆陣而不戰故善陣者不戰三王之謂也及夏后氏之伐有扈殷高宗之討鬼方周宣王之征熏鬻而不血刃皆仁聖之惠時化之風也至齊桓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服而彊楚曰致苞茅之貢於周室北伐山戎使奉朝覲三存亡一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衣裳之會十有一當大戰亦不

血刃。至晉文公設虎皮之威，陳曳柴之偽，晉破楚師而安中國。故曰善戰者不死。晉文公之謂也。楚昭王遭閻閻之禍，國滅，昭王出亡。父老迎而哭之。昭王曰：寡人不仁，不能守社稷，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從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若此，其賢也。及申包胥請救，哭秦庭七日，秦君憐而救之。秦楚同心，遂走吳師。昭王反國，故善死者不亡。昭王之謂也。是故自晉文公曰下，至戰國而暴兵始眾。於是曰疆并弱，曰大吞小。故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衡，羣相征伐。故戰則稱孫吳，守則稱墨翟。至秦而曰兵并天下，窮兵極武而亡。及項羽尚暴而滅，漢呂寬仁而興。故能掃除秦之苛暴矣。孝武皇帝攘服四夷，其後天下安然。故世之爲兵者，其行事略可觀也。

御覽二百七十一

湯居亳七十里，地與葛伯爲鄰。葛伯放淫不祀，湯使人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曰：何爲不祀？曰：無曰共，桀盛也。

湯又使亳眾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與者殺之。有一童子，名黍，肉餽，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餽。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御覽三
百五

公孫敖問伯象先生曰：今先生收天下之術，博觀四方之日久矣，未能裨世主之治，明君臣之義，是則未有異於府庫之藏金玉，筐

篋之囊簡書也。御覽八
百十一

公孫敖曰：夫玉石金鐵，猶可琢磨，曰爲器用，而況於人。御覽八
百十三

紂王天下，熊羹不熟而殺庖人。御覽八
百十一

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如是君不如臣力，何也？師曠侍曰：臣請以喻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須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同上

趙簡子使使召聘孔子於魯，曰：「腍牛肉迎於海上，使者謂船人口，孔子卽上船，中河安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腍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也。』使臣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御覽八百六十三

楚王使謁者徐光迎方與，盲人吹竽者也，龔遂乃去。御覽五百八十一

禹南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皆失色，禹仰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死生命也。』龍俯首而逝。御覽六百六十一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易，士之誠也。此三句在夫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

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嚮同，動天，至其死矣，頭身斷絕，夫

不用仁而用武，當時雖快，身必無後，是曰孔子勤勤行仁。御覽四百三十七

齊遣淄于髡到楚，髡爲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無人邪？』而使

子來，子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腰中七尺之劍，欲斬無壯疑主，王

曰止吾但戲子耳與髡共飲

同上

秦王召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君辭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王忿然變色怒曰亦向見天子之怒乎且曰臣未嘗見王曰夫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且曰大王亦嘗見布衣韋帶士之怒乎王曰布衣韋帶士之怒解冠徒跣百頭搶地耳何難知者且曰此乃庸夫庶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士之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日奔星書出要離刺王子慶忌倉鷹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白虹貫日此三者皆布衣怒也與臣將四士無怒則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卽案其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王色變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鄢陵獨召五十里在者徒用先生故乎

同上

林旣衣韋衣而朝齊景公景公曰此君子之服邪小人之服邪林旣作色曰夫服事何足召揣士行乎昔荆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桓短衣而遂之溝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剪髮范蠡大

夫種亦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如君言，衣犬裘者當犬號，衣羊裘者當呼鳴。今君衣狐裘而朝，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自以爲勇捍乎？曰：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淩者，此工匠之勇捍也。入深泉，取蛟龍，拘竈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捍也。夫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士之勇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而辨，曰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鑕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既之，所曰爲勇捍也。同上。

周昌者，沛人。呂軍功封汾陰侯，御史大夫。高帝欲廢惠帝，立歐夫。人子如意，羣臣固爭，莫能得。昌廷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爲人吃，曰：臣口不能言，臣期期知其不可也。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御覽七百四十。

文王之葬枯骨，無益眾庶，眾庶悅之，恩義動人也。御覽三百七十五。

挾泰山曰超北海御覽三十九

諸侯聽有黑堊之色無丹青之彩御覽一百八十七

賤之如豨豕揚偉注荀子玉璽篇

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化阿至阿鑄其庫兵曰爲耕器出倉廩曰

賑貧窮阿縣大化後漢書順帝紀注

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桓公謂鮑叔曰姑爲寡人祝乎鮑叔奉

酒而起祝曰吾君無忘出莒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從魯也使甯戚

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陳覽傳注

齊桓公與管仲飲酒酣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

無忘束縛於魯也馮異傳注

伊尹蒙恥辱負鼎俎曰干湯崔駰傳注

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

絃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子之賊心見矣獨不

聞子產之相鄭乎。惟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竽琴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子又不死，滅孫慙而避位，終身不出。

陳寵傳注已上皆後漢書

子貢曰：子產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皆

巷哭。

李善文選注三十七

營度也。

文選注三

孫叔敖曰：筐篋之橐簡書。

二十三

案御覽八百一十一曰：此為公孫放語。

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呂射兕於雲夢。

二十四

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

三十九

孔子曰：聖人雖生異世，相襲若規矩。

四十三

趙良謂商君曰君亡可翹足而待也

四十

太王亶父止於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

都三年五倍其初

四十九

及定王王室遂卑矣

五十

劉向曰先王之所曰指麾而四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

五十六

晉襄公之孫周爲晉國休戚不倍本也

五十六已上皆文選注

攘服四夷天下安然

北堂書鈔十三

說苑

宋說苑二十卷今見存不錄錄其佚文

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

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卽謂

其婦曰吾所目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

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

言三子溫

義文類聚二十

晉靈公驕奢造九層之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聞之求見靈公張弩操矢見之謂之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公曰子何能孫息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卽正顏色定志意一作曰棊子置於下而加九雞子於其上左右屏一作息靈公扶一作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孫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公爲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卽壞九層之臺後漢書呂布傳注藝文類

聚二十四又七十四御覽七百五十八

孫息學悲歌引琴作鄭衛之音靈公大感故作衛公之曲歌而和之北堂書鈔一百六

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有能畫者賜之錢有一作敬君居常飢

寒其妻妙色

端一作正

敬君工畫，貪賜畫臺，去家日久，思憶

一作念

其妻

遂畫其像，向之憲

一作而

笑，旁人瞻

疑

見之，曰：白王，王召問之，對曰

有妻如此，去家日久，心常念之，竊畫其像，以慰離心，不悟上問，王

卽設酒，與敬君相樂，謂敬君曰：國中獻女無好者，以錢百萬請妻

可乎？不者殺汝，敬君偉惶聽許。

藝文類聚三十三，御覽三百八十一，又七百五十。

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卽念脫其衣冠，上

有農人者，古之異人

一作老賢人

也，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

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刳魚腹，得

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

一作當貴

藝文類聚六十六，史記齊太公世家索隱

齊選滄于髡，到楚，髡爲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無人邪？而使

子來，子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腰中七尺劍，欲斬無狀

魏莊

王，王

曰：止，吾但戲子耳，卽與髡共飲酒，謂髡曰：吾有雉在吳國，子盍能

爲吾報之乎？對曰：臣來見道傍野民，持一頭魚，上田視曰：高得萬

束下得千斛，臣竊笑之，曰：爲禮薄而望多也。王今與吾半日之樂，而委曰吳王非其計，楚王嘿然。藝文類聚九十六，北堂書鈔四十一，御覽二百四十三，又三百七十八。

又七百三十六，前。

數句一引作新序。

晉文公伐楚，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無失信，不肯三舍之約，先軫所謀軍事，吾用之，曰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曰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曰先之，眾人悅服。御覽二百七十九，與權謀篇不同。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離我，憂必滋長。

邾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則王者固多憂乎？御覽三百五。

秦急圍邯鄲，邯鄲傅舍吏子李談謂平原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而君之後宮婢妾荷綺縠，餘梁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鍾磬自恣。御覽三百五十三。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梁君下車，設弓欲射之，道有行者，觀梁君謂

行者止，行者不止，雁羣駭，梁君怒，欲殺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天旱三年，卜之曰：必召人祠，乃雨。景公曰：吾所召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召人祠，乃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今主君召白雁，故而欲殺之，無異於狼虎。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獨得善言。御覽三百九十九

見新序二
作公孫龔

齊遣兵攻魯，見一婦人，將兩小兒走，抱小而挈大，顧見大軍，且至，抱大而挈小，使者甚怪，問之。婦人曰：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者，公義也，妾之子者，私愛也。寧濟公而廢私邪？使者悵然，賢其辭，卽罷軍還，對齊王說之。曰：魯未可攻也。匹婦之義，尙如此，何況朝廷之臣乎。御覽四百二十二見
列女傳節義篇同

魯有賢女，次室之子，年適二十，明曉經書，常侍立而吟。列女傳作
倚柱而嘯涕泣如雨，有識謂之曰：汝欲嫁邪？何悲之甚？對曰：魯君年老，太子

尚小。憂其姦臣起矣。御覽四百六十九

趙襄子問士離曰：國之所召亡者，何也？對曰：君慘而能忍，是召亡。爾。襄子曰：何召爲然也？曰：慘則不能賞賢，忍則不能罰罪。賢者不賞，罪者不罰，不亡何也。御覽六百三十三

蘇秦至齊，齊王厚待之。諸大夫嫉之，使人刺秦而不死。齊王出珍寶募求賊，不得。蘇秦垂死，謂齊王曰：王誠能爲臣求賊者，臣死後請車裂臣屍於市。徇之曰：蘇秦爲燕欲亂齊，今日其死，寡人甚喜。故裂之，若得其殺主，重封賞之。如此，刺臣者必出矣。齊王從其言，裂屍而徇之。刺蘇秦者果出求賞。御覽六百三十三

北塞上之人，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爲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爲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爲禍。居一年，胡夷大出，虜丁壯者皆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

此子獨目跛故父子相保

御覽八百九十六、本淮南子文全同

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也。寡人欲其良令也，其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邯子可。公曰：邯子非子之讎邪？對曰：私讎不入公門。又問曰：中府之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臣子可。故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

蘇文類聚卷五十一

龜千歲能與人言

魏文類聚卷九十六

鼓法天、鐘法地

北堂書鈔百八

楚文侯曰：邑中豪好蔽善而揚惡，可親問之。

文選注三

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

文選注八、又十八

聲樂易良而合於歌，情盡舞意。

文選注十七

逢生案中，不扶自直也。

後漢徐榻傳注

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阿大化。

胡廣傳注

晉平公時，赤地千里。

臧宮傳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傑校刊

全漢文卷三十九終

全漢文卷四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歆

歆字子駿，向子，後改名秀，字穎叔。成帝初，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綏和中，爲中壘校尉。哀帝卽位，進侍中、太中大夫，遷驕都尉。奉車光祿大夫，出爲河內太守，徙守五原，轉涿郡。召病免，起爲安定屬國都尉。平帝時，爲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王莽居攝，召爲羲和，封紅休侯。歷少阿、京兆尹，及篡位，召爲國師，封嘉新公。地皇末，謀劫莽降漢，事泄，自殺。有列女傳頌一卷，七略七卷，三統麻法三卷，集五卷。

遂初賦

遂初賦者，劉歆所作也。歆少通詩書，能屬文。成帝召爲黃門侍郎，中壘校尉，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歆好左氏春秋，欲立於學官。

時諸儒不聽，欲乃移書太常博士，責讓深切，爲朝廷大臣非疾求
出補吏，爲河內太守。又召宗室，不宜典三河，從五原太守。是時朝
政已多失矣，欲召論議，見排擯，志意不得，之官經歷故晉之域，感
今思古，遂作斯賦。召歎征事，而寄己意。

昔遂初之顯祿兮，遭閭闔之開通。蹕三台而上征兮，入北辰之紫

宮。備列宿於鈞陳兮，擁大常之樞極。總六龍於駟房兮，奉華蓋於

帝側。惟太階之侈闢兮，機衡爲之難運。懼魁杓之前後兮，遂隆集

於河濱。遭陽侯之豐沛兮，乘素波。召聊戾得，立武之嘉兆兮，守五

原之燧燧。二乘駕而既俟，僕夫期而在口。馳太行之嚴防，水經注作

峻兮，入天井之喬關。歷剛岑，召升降兮，馬龍騰。召超據，本作起據

峻兮，入天井之喬關。歷剛岑，召升降兮，馬龍騰。召超據，從文選

白馬賦。無雙駟，召優遊兮，濟黎侯之舊居。心滌蕩，召慕遠兮，迴高

都而北征。劇彊秦之暴虐兮，弔趙括於長平。好周文之嘉德兮，躬

尊賢而下士。驚駟馬而觀風兮，慶辛甲於長子。哀衰周之失權兮，

數辱而莫扶執孫蒯于屯留兮救王師於途吾過下虜而歎息兮
悲平公之作臺背宗周而不卹兮苟偷樂而惰怠枝葉落而不省
兮公族闕其無人曰不穀而俞甚兮改委棄於家門載約屨而正
朝服兮降皮弁曰爲履寶礫石於廟堂兮面隋和而不眠始建衰
而造亂兮公室由此遂卑憐後君之寄寓兮唁靖公於銅鞮越侯
田而長驅兮釋叔向之飛患悅善人之有救兮勞邴奚於太原何
叔子之好直兮爲羣邪之所惡賴邴子之一言兮幾不免乎徂落
憂美不必爲偶兮時有差而不相及雖龍賈而求賈兮嗟千載其
焉合昔仲尼之淑聖兮竟隘窮乎蔡陳彼屈原之貞專兮卒放沈
於湘淵何方直之難容兮柳下黜而三辱遽瑗抑而再犇兮豈材
知之不足揚蛾眉而見妒兮固醜女之情也曲木惡直繩兮亦小
人之誠也曰夫子之博觀兮何此道之必然空下時而醒世兮自
命己之取患悲積習之生常兮固明智

文選張華答何劭詩注作闇之所別叔

羣旣在阜隸兮，六卿興而爲桀。荀寅肆而顛恣兮，吉射叛而擅兵。
憎人臣之若茲兮，責趙鞅於晉陽。鞅中國之都邑兮，登句注曰陵。
厲歷雁門而入雲中兮，超絕轍而遠逝。濟臨沃而遙思兮，垂意兮
邊都。野蕭條曰寒廓兮，陵谷錯曰盤紆。飄寂寥曰荒助兮，沙埃起
之杳冥。迴風育其飄忽兮，迴颺颺之泠泠。薄涸凍之凝滯兮，第谿
谷之清涼。漂積雪之皚皚兮，涉凝露之降霜。揚霰霰之復陸兮，慨
原泉之凌陰。激流澌之滲泆兮，窺九淵之潛淋。颺悽愴曰慘怛兮，
憾風淅曰冽寒。獸望浪曰穴窟兮，鳥脇翼之浚浚。山蕭瑟曰鶻鳴
兮，樹木壞而哇吟。地坼裂而憤忽急兮，石摧破之巖巖。天烈烈曰
厲高兮，廖埽窗曰臬罕。雁邕邕曰遲遲兮，野鶴鳴而嘈嘈。望亭隊
之噉噉兮，飛旗幟之翩翩。迴本作回從文選班彪北征賦注改百里之無家兮，路
修遠而本作之從文選班彪北征賦注改綿綿。於是勒障塞而固守兮，奮武靈之
精誠。據趙奢之策慮兮，威謀完乎金城。外折衝曰無虞兮，內撫民

日承盞既邕容日自得兮唯惕懼於芒寒攸潛溫之玄室兮滌濁

穢於太清反情素於寂寞兮居華體之冥冥玩琴書木作書琴從文選所劭答

張華詩注陽潛經曲海詩注歸去來辭注石崇思歸引注乙轉曰條暘兮考性命之變態運四時

而覽陰陽兮總萬物之珍怪雖窮天地之極變兮曾何足乎留意

長恬淡呂權媒兮固賢聖之所喜亂曰口幽潛德含聖神兮抱奇

內光自得真兮寵幸浮寄奇無常兮寄之去雷亦何傷兮大人之

度品物齊兮舍位之過忽若遺兮求位得位固其常兮守信保己

比老彭兮蘇文類聚二
十七古文苑

甘泉宮賦

軼陰陵之地室迴陽谷之秋城初學記
作增城迴天門而鳳舉躡黃帝之

明庭冠高山而爲居乘崑崙而爲宮案軒轅之舊處居北辰之閭

中背共工之幽都向炎帝之祝融封巒爲之東序綠石闕之天梯

桂木雜而成行芳艸擢之依依翡翠孔雀此四字初學
記作鸞孔飛而翺翔

鳳凰止而集棲，甘醴湧於中庭兮，激清流之瀾瀾，黃龍遊而蜿蟺，
兮，神龜沈於玉泥，離宮特觀，接比相連，雲起波駭，星布爛山，高巖
峻阻，臨眺曠衍，深林蒲葦，涌水清泉，芙蓉菡萏，菱荇蘋蘩，豫章雜
木，榎松柞械，女貞烏勃，桃李棗楨，蘇文類聚六十二
初學記二十四

章黼黻之文帷，

文選西
都賦注

雲闕蔚之巖巖，眾星接之皦皦，文選鮑照君子
有所思行注

燈賦

惟茲蒼鶴，修麗已奇，身體剗削，頭頸委蛇，負斯明燭，躬含冰池，明
無不見，照察纖微，日夜繼晷，烈者所依，蘇文類
聚八十一

上山海經表

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祕書，言校祕書太常屬臣望，
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爲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經者，出於
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於邱陵，巢於樹

木。鯀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蓋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岳佐之，百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孝武皇帝時，常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冒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已知之，卽山海經所出也。孝宣皇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爲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已知之，亦曰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契祿，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讀學，曰爲奇，可已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故易曰：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臣昧死謹
上宋本山海經
又道藏本

孝武廟不毀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
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
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
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
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
弃桓之過，而錄其功。呂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強，破東胡，禽月氏，
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
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盜賊，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
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呂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
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

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自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自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自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自鬲婁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自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自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

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曰下、降殺曰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于殷太甲爲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母逸之戒、舉殷三宗、曰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曰勸帝者之功德博矣、曰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曰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曰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樹、

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已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已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眾儒之謀。既已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自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宗立之如此。不宜毀。漢書韋玄成傳。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又略見御覽八十八引劉歆宗廟議。案此議列名先王舜。曰位尊也。據下文云歆又曰爲明。是劉歆文。

惠景及太上皇寢園議

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禱。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皇寢園廢而爲虛。失禮意矣。漢書韋玄成傳。歆又曰爲。

功顯君喪服議

居攝之義，所曰執立天功，興宗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曰成周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曰成周道。是曰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委任安漢公，宰尹羣僚，衡平天下，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曰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曰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二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祕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曰明因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日月之不可階，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匱，此其所曰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效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曰：聖德承皇天之命，受

太后之詔居攝踐阼奉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
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係俾於新都爲
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爲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
得顧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爲諸侯總纁弁而加麻環絰同姓則麻異
姓則葛攝皇帝當爲功顯君總纁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
服白應聖制漢書王莽傳上居攝三年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
人皆曰云云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義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
人皆曰云云

移書讓太常博士并序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哀
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
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
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

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日記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邊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曰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

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已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獻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曰：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文選無傳字，疑此衍。或脫編，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曰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

聞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

文選作
雖淡照

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

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呂輔弱扶

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

試猥曰不誦絕之欲曰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虛

始此乃眾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

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

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

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

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

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

者今此數家之言所旨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

殘黨同門妬道眞違明詔失聖意自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

子不取也

漢書劉向傳文選
疏文類聚五十八

荅文學

誠思拾遺、冀曰云補、文選□□□□注

與揚雄書從取方言

歆叩頭、昨受詔、寔五官郎中田儀與官婢陳徵路驛等私通盜刷越中事、卽其夕竟歸府、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適人使者、曰歲八月、巡路宋代語、僮謠歌戲、欲得其最目、因從事郝隆家之、有日篇中、但有其目、無見文者、歆先君數爲孝成皇帝言、當使諸儒共集訓詁、爾雅所及五經所詁、不合爾雅者、詁爲病、及諸經氏之屬、皆無證驗、博士至、曰窮世之博學者、偶有所見、非徒無主而生是也、會成帝未、曰爲意、先君又不能獨集、至於歆身、修軌不暇、何惶更創、屬問子雲、獨採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曰爲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思、不能經年、銳積、曰成此書、良爲勤矣、歆雖不邁過庭、亦克識先君雅訓、三代之

書蘊藏於家，直不計耳。今聞此，甚爲子雲嘉之。已今聖朝，畱心典
誥，發精於殊語，欲曰驗攷四方之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倥
俗，適子雲攘意之秋也。不曰是時，發倉廩，曰振贖，殊無爲明語。將
何獨挈之寶，上曰忠信明於上，下曰置恩於罷朽，所謂知蓄積善
布施也。蓋蕭何造律，張倉推麻，皆成之於帷幕，真之於王門，功列
於漢室，名流乎無窮。誠曰隆秋之時，收藏不殆，饑春之歲，散之不
疑。故至於此，今謹使密人奉手書，願頗與其最目，得使入錄，令聖
朝畱明明之典，歆叩頭叩頭。方言古文苑案張溥本有鄧析子序今編入劉向集

新序論

秦孝公保崤函之固，已廣雍州之地，東并河南，北收上郡，國富兵
彊，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爲戰國霸王。秦遂曰疆六世而
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
內急耕織之業，曰富國，外重戰伐之賞，曰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

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曰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曰易此此所曰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疆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弃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眾故諸侯畏其疆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曰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曰兼諸侯衛鞅始自己爲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喻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仲奪仲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弃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

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讎，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召恩，申之召信，庶幾霸者之佐哉。史記商君傳贊集解引新序論索隱曰：新序是對欲之新序，對向撰而云對欲豈向書所撰其中論商君故裴氏引之。案此論今新序有雜有款論平亦異問也故錄之。

斛銘

律嘉量斛方尺而圓，其外廂秀九釐五毫，霽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隋書律曆志上其斛銘云：云祖神之召爲劉欽誌。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四十終

全漢文卷四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歆二

三統麻

夫麻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曰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曰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曰定命也。能者養之曰福，不能者敗曰取禍。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曰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曰生，秋爲陰，中萬物曰成。是曰事舉其中，禮取其和。麻數曰閏，正天地之中，曰作事，厚生皆所曰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麻明時，所曰和人道也。周道旣衰，幽王旣喪，天子不能班朔，魯麻不正，曰閏餘一之歲爲詠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麻曰爲在建戌。史書建亥，亥十二年，亦曰建申流火。

之月爲建亥而怪蟄蟲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麻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日授百官於朝。言告朔也。元典麻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爲善。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日爲法。十一三之。日爲實。實如法得一。黃鐘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日九爲法。得林鐘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呂九爲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呂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

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爲黃鐘其實一
倫、呂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爲日法所呂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繇
出也、經元一呂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呂日歲、易兩儀之中
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
象之節也、時月呂建分至啟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
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
傳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是
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爲十、成五
體、呂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
著呂爲數、呂象兩、兩之又呂象三、三之又呂象四、四之又歸奇象
閏十九、及所據一加之、因呂再扞兩之、是爲月法之實、如日法得
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是呂能生吉凶、故易曰、天
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由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并終數爲十九，易窮則變，故爲閏法。參天九，兩地十，是爲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爲朔望之會。呂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至是爲會月，九會而復元。黃鐘初九之數也。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由記啟閉也。月所由紀分至也。啟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諱。此聖王之重閏也。呂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冬至，是爲章月。四分月法，呂其一乘章月，是爲中法。參閏法爲周至，呂乘月法，呂減中法，而約之，則六劫之數，爲一月之閏法。其餘七分，此中朔相求之術也。朔不得中，是謂閏月。言陰陽雖交，不得中不生，故日法乘閏法，是爲統歲。三統是爲元歲。元歲之間，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

凡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是曰春秋曰、舉正於中、又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曰正時、時曰作事、事曰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曰爲民、故善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曰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氣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曰此知其南至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曰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斗建、下爲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數也、經曰、

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夏
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
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
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
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復
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人生自寅成於申故麻數三統天曰甲子
地曰甲辰人曰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
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
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易曰參五呂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
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
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
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
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填星三辰

五星而相經緯也。天曰一生水，地曰二生火，天曰三生木，地曰四生金，天曰五生土，五勝相乘，曰生小周，曰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成，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爲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則得乾之策，兩之則得坤之策，曰陽九九之爲六百四十八，曰陰六六之爲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爲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又八之爲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爲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星會終，觸類而長之，曰乘章，歲爲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爲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九章，歲而六之爲法，太極上元爲實，實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

漢書律曆志上

向子欽作三統曆及諸呂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案律曆志下僅末一條係強固所補其全卷皆三統譜也文多不錄褚少孫麻術曰
下放此

七略

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

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洪書藝文志如高注

北堂書鈔十二又一百一兩引初學記十二藝文類聚十二文選為茫始興求立太宰碑表注御覽八十七又二百三十三又六百

九十

子夏漢興韓嬰傳釋文序錄

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

書曰決斷斷者義之證也初學記二十一御覽六百九

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君名之大夏侯小夏侯復立於學官三

家之學於今傳之初學記二十一御覽六百九

孝武皇帝未有人得泰誓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因傳

曰教今泰誓篇是也。文選到子賦移書注太常博士注案尚書正義引作別錄文選注引此作七略不題劉

入此。尚書有青絲編目錄。文選任昉爲范始興求立太宰碑表注。

詩曰言情情者性之符也。初學記二十一御覽六百九

禮家先魯有桓生說經頗異。文選到子賦移書讓太常博士注。

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蒼爲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文選齊

宣王行

王者師天地體天而行是曰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微宮南出

明堂象太微。文選西都賦注。

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曰自禁也。文選長門賦注。

雅暢第十七。文選琴賦注。

有莊春言琴。文選淵籥賦注。

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文選噴賦注陸士衡擬古詩注曹子建七啟注白帖

六十

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於古文無事不必具四時初學記二十一

馮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能屬文後與孟柳同待

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漢書藝文志注張湯傳注

論語家近琅邪王卿不審名及膠東庸生皆曰教文選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

注

晏子七篇在儒家史記管晏列傳正義

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文選王文憲集序注

子西河燕趙之間文選爲范始興求立太宰碑表注

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史記管晏列傳正義

蚘子名淵楚人也文選七發注

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爲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

其口若事天文選宣德皇后合注

鄒子有終始五德言土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

文選魏都賦注應

之水德次之真華林園集詩注

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游諸侯畏之皆郊迎而擁彗文選陳嗣宗

注揚子雲齊有稷城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者甚眾文選曹子建與

鄒赫子齊人齊為語曰雕龍赫赫言鄒衍之術文飾之若雕鏤龍

文文選宣德皇后命注案鄒衍當作鄒爽

盤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為誠法

或於鼎名曰銘文選陸倕公

孝宣皇帝詔徵被公見誦楚辭被公羊裘母老每一誦輒與粥北

書鈔一百四十四御覽八百五十九

莊忽忽期者或言莊夫子子或言族家子莊助昆弟也從行至棧

陵詔造賦漢書藝

甘泉賦、永始三年待詔臣雄上、文選廿
泉賦注、

羽獵、永始三年十二月上、文選羽獵賦
注、長楊賦注、

長楊賦、綏和元年上、文選長
楊賦注、

子雲家牒言、曰甘露元年生也、文選王文
憲集序注、

楊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文選劉先
生夫人墓志
注、御覽五百五十八、

參、杜陵人、曰陽朔元年病死、時年二十餘、漢書
文志注、

參叔
二篇、由余、白帖五
十五、

魏公、信陵君也、
十五、

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史記信陵君
列傳集解、

鑿門射法、史記龜策
列傳集解、

鑿勒者、傳言黃帝所作、王者宮中、必左城而右平、城猶國也、言有

國當治之也、鑿勒亦有治國之象、左城而右平、文選西都賦注、
景福殿賦注、

蹋鞠、兵勢也、文選景福
殿賦注、

踴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戲口講練士至今軍士羽林無事使

得踴鞠

文選景福殿賦注

甘公一名德

史記陳餘列傳索隱

風后孤虛十二卷

史記龜策列傳索隱

論方技爲四家有醫經家有方家有房中家有神仙家

補學記二十一

尚書有青絲編目錄

文選爲范始興求立太宰碑表注

尚書郎中北海展隆

文選班孟堅典引注

羽蓋琴麗紛俯悠悠

文選東都賦注案引下不類七略齊安陸昭王碑文注引有左思七略或是其文今姑

附此

解紛釋結反之於平安

文選孔文舉薦彌衡表注

位累我躬

文選任彥異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注

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

文選諸葛孔明出師表注引劉歆七言詩

鍾律書

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兩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

隋書牛弘傳北史七十二御覽二十五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四十二

烏程嚴

王褒

褒字子淵，蜀郡資中人。宣帝時待詔，擢爲諫大夫。有集五卷。

洞簫賦

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巨壘。洞條暢而罕節兮，標敷紛已扶疎。徒觀其旁山側兮，則嶮嶮巖崎，倚巖迤嶻，誠可悲乎其不安也。彌望儻莽，聯延曠盪，又足樂乎其敞閑也。託身區於后土兮，經萬載而不遷。吸至精之滋烈兮，稟蒼色之潤堅。感陰陽之變化兮，附性命乎皇天。翔風蕭蕭而逕其末兮，迴江流川而溉其山。揚素波而揮連珠兮，聲噓噓而樹淵。朝露清冷而隕其側兮，玉液浸潤而承其根。孤雌寡鶴，娛優乎其下兮。春禽羣嬉，翔翔乎其顛。秋蚶不食，抱璞而長吟兮。玄猿悲嘯，搜索乎其間。處幽隱而奧屏兮，密

漠泊已獯獯，惟詳察其素體兮。宜清靜而弗諠，幸得說爲洞簫兮。
蒙聖主之渥恩，可謂惠而不費兮。因天性之自然，於是盤匠施巧。
變妃准法，帶已象牙，捫其會合，鏤鏤離麗。絳脣錯雜，都菌繚糾。羅
鱗捷獵，膠綴理比，挹拊揪攝。於是乃使夫性昧之宕冥，生不覩天
地之體勢，闇於白黑之貌形。憤伊鬱而酷醜，愍眸子之喪精。寡所
舒其思慮兮，專發憤乎音聲。故吻吮值夫宮商兮，蘇紛離其匹淫。
形旖旎已順吹兮，臙囁囁已紆纒。氣旁連已飛射兮，馳散渙已還
律。趣從容其勿述兮，驚合選已詭譎。或渾沌而潺湲兮，獵若枚折。
或漫衍而駱驛兮，沛焉競溢。林慄密率，掩已絕滅。雷叢畦蹠，跳然
復出。若乃徐聽其曲度兮，廉察其賦歌。啾啾嚙而將吟兮，行鏗銜
已蘇囉。風鴻洞而不絕兮，優嫖嫖已婆娑。翩聯連已牢落兮，漂乍
棄而爲他。要復遮其蹊徑兮，與謳謠乎相蘇。故聽其巨音，則周流
汜濫，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聲則清靜厭厭。願敘卑述，

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條譬類，誠應義理。彭湯慷慨，一何壯士。優柔
溫潤，又似君子。故其武聲則若雷霆，較鞫伏豫，曰涕悞。其仁聲則
若飄風，紛披容與而施惠。或離還，曰聚歛兮。或拔擢，曰奮棄。悲愴
悅，曰惻愷兮。時恬淡，曰綏肆。被淋灑，其靡靡兮。時橫潰，曰陽遂。哀
惻惻之可懷兮。良醴醴而有味。故貪饕者聽之而廉，罔兮。狼戾者
聞之而不慙。剛毅強賊反仁恩兮。嘽逸豫戒其失。鍾期身曠，悵
然而愕兮。杞梁之妻不能爲其氣。帥襄嚴春不敢竄其巧兮。浸淫
叔子遠其類。嚚頑朱均，惕復惠兮。桀跖鬻博，備曰頓顛。吹參差而
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貴。時奏狡弄，則彷徨翺翔。或留而不行，或
行而不留。憚恹爛漫，亡耦失疇。薄索合沓，罔象相求。故知音者，樂
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故聞其悲聲，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
拔淚。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凱。阿那服膝者已。是曰蟋蟀，蚺蝮
蚊行喘息。螻蟻蠕蠕，蠅蠅翊翊。遷延徒迤，魚瞰雞睨。垂喙蛩轉，瞪

曹忘食、况感陰陽之蘇、而化風俗之倫哉、亂曰、狀若捷武、超騰踰
曳、迅漂巧兮、又似流波、泡洩汎捷、趨巖道兮、哮呷呖喚、躋躡連絕、
瀾珍沌兮、攢搜浮梢、逍遙踴躍、若壞頽兮、優游流離、躊躇稽誥、亦
足耽兮、頽唐遂往、長辭遠逝、漂不還兮、賴蒙聖化、從容中道、樂不
淫兮、條暘洞達、中節操兮、終詩卒曲、尚餘音兮、吟氣遺響、聯縣漂
撇、生微風兮、連延駱驛、變無窮兮、文選、教文類
聚四十四

九懷

極運兮不中、來將屈兮困窮、余深愬兮慘怛、願一列兮無從、乘日
月兮上征、顧遊心兮鄙鄩、彌覽兮九隅、彷徨兮蘭宮、芷閭兮葯房、
奮搖兮眾芳、茵閣兮蕙樓、觀道兮從橫、寶金兮委積、美玉兮盈堂、
桂水兮潺湲、揚流兮洋洋、著蔡兮踴躍、孔鶴兮回翔、撫檻兮遠望、
念君兮不忘、拂鬱兮莫陳、永懷兮內傷、

天門兮壁戶、孰由兮賢者、無正兮洞廟、懷德兮何覩、假寐兮啓斯、誰可與兮寤語、痛鳳兮遠逝、畜鷄兮近處、鯨鱈兮幽潛、從蝦兮遊、墮、乘此兮登陽、載象兮上行、朝發兮慈嶺、夕至兮明光、北飲兮飛泉、南采兮芝英、宣遊兮列宿、順極兮彷彿、紅采兮駢衣、翠縹兮爲裳、舒佩兮緜纏、竦余劔兮干將、騰蛇兮後從、飛駟兮步旁、微觀兮玄圃、覽察兮瑤光、啟置兮探筴、悲命兮相當、初蕙兮永詞、將離兮所思、浮雲兮容與、道余兮何之、遠望兮仟眠、聞雷兮闢關、陰憂兮感余、惆悵兮自恰、

通路

林不容兮鳴蜩、余何留兮中州、陶嘉月兮總駕、攀玉英兮自脩、結榮萐兮透逝、將去烝兮遠遊、徑岱土兮魏闕、歷九曲兮牽牛、聊假日兮相伴、遺光耀兮周流、望太一兮淹息、紆余轡兮自休、晡白日兮皎皎、彌遠路兮悠悠、顧列字兮縹縹、觀幽雲兮陳浮、鉅寶遷兮

硤礫雉咸唯兮相求，泱莽莽兮究志。懼吾心兮憐憐，余馬兮飛柱。
覽可與兮匹儔，卒莫有兮纖介。永余思兮抽抽。

危俊

世溷兮冥昏，違君兮歸真。乘龍兮偃蹇，高回翔兮上臻。襲英衣兮
緹縞，披華裳兮芳芬。登羊角兮扶輿，浮雲漢兮自娛。握神精兮雍
容，與神人兮相胥。流星墜兮成雨，進隣盼兮上丘墟。覽舊邦兮淪
鬱，余安能兮久居。志懷逝兮心慟，縲余轡兮躊躇。聞素女兮微
歌，聽王后兮吹竽。魂悽愴兮感哀，腸回回兮盤紆。撫余佩兮纒紛，
高太息兮自憐。使祝融兮先行，令昭昭兮開門。馳六蛟兮上征，竦
余駕兮入冥。歷九州兮紫合，誰可與兮終生。忽反顧兮西面，覩軫
丘兮崎傾。橫垂涕兮泣流，悲余后兮失靈。

昭世

季春兮陽陽，列草兮成行。余悲兮蘭生，委積兮從橫。江離兮遺捐，

辛夷兮擠滅、伊思兮往古、亦多兮遭殃、伍胥兮浮江、屈子兮沈湘、
運余兮念茲、心內兮懷傷、望淮兮浦浦、瀉流兮則逝、楊助兮下流、
東注兮磕磕、蛟龍兮導引、文魚兮上瀨、抽蒲兮陳坐、援芙蓉兮爲
蓋、水躍兮余旌、繼日兮微蔡、雲旗兮電驚、儵忽兮容裔、河伯兮開
門、迎余兮歡欣、顧念兮舊都、懷恨兮艱難、竊哀兮浮萍、汎淫兮無
根、

尊嘉

秋風兮蕭蕭、舒芳兮振條、微霜兮眇眇、病歿兮鳴蜩、玄鳥兮辭歸、
飛翔兮靈丘、望谿兮滄鬱、熊羆兮咆哮、唐虞兮不存、何故兮久留、
臨淵兮汪洋、顧臨兮忽荒、修余兮袿衣、騎霓兮南上、乘雲兮回回、
壘壘兮自強、將息兮蘭皋、失志兮悠悠、蒹蘊兮微鷺、思君兮無聊、
身去兮意存、愴恨兮懷愁、

蓄英

登九靈兮遊神、靜女歌兮微晨、悲皇丘兮積葛、眾體錯兮交紛、貞
枝抑兮枯槁、枉車登兮慶雲、感余志兮慘慄、心愴愴兮自憐、駕玄
螭兮北征、懸吾路兮葱嶺、連五宿兮建旄、揚氛氣兮爲旌、歷廣漠
兮馳騫、覽中國兮冥冥、玄武步兮水母、與吾期兮南榮、登華蓋兮
乘陽、聊逍遙兮播光、抽庫婁兮酌醴、援瓠瓜兮接糧、畢休息兮遠
逝、發玉軻兮西行、惟時俗兮疾正、弗可久兮此方、寤辟標兮永思
心拂鬱兮內傷

思忠

覽杳杳兮世、惟余惆悵兮何歸、傷時俗兮溷亂、將奮翼兮高飛、駕
八龍兮連蜺、建虹旌兮威夷、觀中宇兮浩浩、紛翼翼兮上躋、浮瀾
水兮舒光、淹低徊兮京沚、屯余車兮索友、觀皇公兮問師、道莫貴
兮歸真、羨余術兮可夷、吾乃逝兮南娛、道幽路兮九疑、越炎火兮
萬里、過萬首兮嶷嶷、濟江海兮蟬蛻、絕北梁兮永辭、浮雲鬱兮晝

昏霾土忽兮塵靡息陽城兮廣夏
秋色固兮中息意曉陽兮燎落
乃自詠兮在茲思堯舜兮龔飭
幸名繇兮獲謀悲九州兮靡君撫
軼歎兮作詩

陶鑾

悲哉于嗟兮心內切磋款冬而生兮
凋彼葉柯瓦礫進寶兮損弃
隨和鉛刀厲御兮頓弃太阿
驥垂兩耳兮中坂蹉跎蹇驢服駕兮
無用日多修潔處幽兮貴寵沙削
鳳皇不翔兮鷄鵝飛揚乘虹駘
蜺兮載雲變化鶴鵬開路兮後屬
青蛇步驟桂林兮超驟卷阿上
陵翔儻兮谿谷悲歌神章靈篇兮
赴曲相和余私娛茲兮孰哉復
加還顧世俗兮壞敗罔羅卷佩將
逝兮涕流滂沱

株昭

亂曰皇門開兮照下土株穢除兮
蘭芷覩四佞放兮後得禹聖舜
攝兮昭堯績孰能若兮願為輔

楚辭

四子講德論

并序

襄既爲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曰明其意焉

徵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蠹室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器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爲其然也昔甯戚商歌已干齊桓越石負笈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覲卒遇而已爲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媼姆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

賢而處友者、眾士之常路也。是已空柯無刃、公輸不能已斲、但懸
曼矧、蒲其不能已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
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
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
俱遊、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而聽之、詠歎
中雅、轉運中律、擘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遊
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已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旣集、文學夫子
降席而稱曰、佺人不識、寡見、豈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
敢問所歌何詩、請問其說、浮遊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
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
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已歌詠之也。文
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觀其慎戒、太
子擊誦晨風、文侯論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

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吾所曰詠歌之者、美其君、衛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軌、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硤、硤、凡人視之、快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鑿、朴、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汎乎聖德、魏巍蕩蕩、民氓所不能命哉、是曰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患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已加茲、是曰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詩詠賦、可曰揚君哉、愚竊惑焉、浮遊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夫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

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息。今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麗眉耆
考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且觀大化之涓流。於是皂澤豐沛，
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曰作歌而詠之也。傅曰：詩人感
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
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
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卻
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上子見先
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曰爲
多，鱗鱗並逃，九戩不曰爲虛，是曰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曰衰
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曰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
孔墨。今刺史質敏，曰流惠，舒化曰揚名，采詩曰顯至德，歌詠曰董
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室計，沮
議何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

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曰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呂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呂類同。是呂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呂明，不殫傾耳，而聽呂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眾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呂上，皆有師傅。五伯呂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卞，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咎犯、趙衰，取威定霸。呂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卻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

深庸剋滅彊吳、雪會稽之恥、魏文有段干田翟、秦王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夫曰諸侯之細功名、猶尙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曰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曰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俊茂、是曰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消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賜、怠者欲罷不能、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遊觀乎道德之域、咸絜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曰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曰盛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曰篤行、崇能曰招賢、去煩蠲苛、曰綏百姓、祿勤增奉、曰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疎絲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遊宴、閱耄老之逢喜、憐縉經之服事、慟隱身死之腐人、悽愴

子弟之縲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已、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耶、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樂、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犽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莅、莫不肌粟情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徭、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曰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蟲、保民者除其賊、大漢之爲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旣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鬯鬯、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暘、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柎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

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曰北敵賓洽，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性懦褻，習俗傑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曰濟嗜欲，其未弔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穫刈則顛倒殪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是曰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抗土，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頽，焦齒泉瞞，剪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懼忻來附。婆娑嘔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是曰刺史感懋，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黔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

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文選

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啜糗者、不足與論太宰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曰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而忤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斲砮、及至巧冶鑄千將之機、清水焯其鋒、越砥歛其罅、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忽若葦泥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涸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卽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陽鄒、駮乘旦、王良執鞭、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

八極萬里，豈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糞狐裘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曰易海內也。是曰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曰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園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惓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卽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深而升本朝，離疏釋躋而享膏梁，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曰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若堯舜禹湯
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
相得益章雕伯牙操遞鍾逢門子鸞鳥號猶未足已喻其意也故
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已顯其德上下俱欲驩
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
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
夷貢獻萬祥畢臻是已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傾耳而聽
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
然之執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谷垂拱永永萬年
何必偃仰誦信若彭祖响噓呼吸如僑松渺然絕俗離世哉詩云
濟濟多士文王曰寧蓋信乎其已寧也

漢書王褒傳文選
載文類聚二十

甘泉宮頌

甘泉山天下顯敞之名處也前接大荆後臨北極左撫仁鄉右望

素域其宮室也仍截辟而爲觀，攘抗岸曰爲階，壅波瀾而鱗坻，馳道列曰曲遠，覽除閣之麗，厓覺堂殿之巍，魏徑落莫曰差錯，編珉瑁之文，櫨鏤螭龍曰造，曠采雲氣曰爲楹，神星羅於題鄂，虹蜺往

往而繞，樓綬倏忽其無垠，意能了之者誰，竊想聖主之優游，時娛神而款縱，坐鳳皇之堂，聽和鸞之弄，臨麒麟之域，驗符瑞之貢，詠中和之歌，讀太平之頌。

蘇文類聚六十二

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懼而目眩，若播岸而臨坑，登木末曰窺泉。

魏都賦注引王褒廿二泉賦疑賦乃頌之誤

碧雜頌

持節使者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

水經注作縹縹碧雞文選

注作縹縹碧雞處南之荒，深豁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平

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可曰爲倫，歸來翔兮，何事

南荒。

後漢西南夷傳水經淹水注文選劉峻廣絕交論注

僮約

蜀郡王子淵曰事到前止寡婦楊惠舍惠有夫時奴名便了子淵
倩奴行酤酒便了拽大杖上夫冢嶺曰大夫買便了時但要守家
不要爲他人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大忤人
人無欲者子淵卽決買券云云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
不能爲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
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亡夫時戶下髻奴便了決賈萬
五千奴當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食了洗滌居當穿曰
縛箒截竿鑿斗浚渠縛落鉏園斫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
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躡坐大呶下牀振頭捶鉤刈芻結葦
蹴糖汲水絡佐醞醪織履作織粘雀張鳥結網捕魚繳雁彈鳧登
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雁鴛百餘驅逐鷓鴣持梢牧豬種薑
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堂廡餽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粥二月春

分被隄杜疆落桑皮椶種瓜作瓠別落披葱焚槎發芋篋集破封
日中早蕞雞鳴起春調治馬戶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
水作餠滌杯整按園中拔蒜斷蘇切脯築肉隴羊膾魚鮓躑烹茶
盡具已而蓋藏關門塞竇餒豬縱犬勿與鄰里爭鬪奴但當飯豆
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唇潰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辰
出夜入交關侷偶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前王爲府
掾求用錢推訪至販椶索縣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
販於小市歸都擔棗轉出旁蹉牽犬販鵝武都買茶楊氏擔荷往
市聚慎護奸偷入市不得夷蹲旁臥惡言醜罵多作刀子持入益
州貨易羊牛奴自教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蘇裁轅若有餘
殘當作俎几木屐及犬彘盤焚薪作炭疊石薄岸治舍蓋屋削書
代牘日暮欲歸當送乾柴兩三束四月當披九月當穫十月收豆
輪麥蓄芋南安拾栗採橘持車載騾多取蒲苳益作繩索雨墮無

所爲當編蔣織簿，種植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尺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孰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柱戶，上樓擊鼓，荷盾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休息，當春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奸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適訖，詞窮咋索，乞乞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巨蚓鑽額，早知當爾，爲王大夫酹酒，真不敢作惡。

藝文類聚三十五初學記十九御覽五百九十八九百九十六古文苑

責鬚髯奴辭

我觀人鬚長而復黑，冉弱而調，離離若綠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因風拂靡，隨身飄颻，爾乃附已豐頤，表已蛾眉，發已素顏，呈已妍姿，約之已緇綫，潤之已芳脂，莘莘翼翼，靡靡綏綏，掾之發矍，黜若元珪之垂，於是搖鬚奮髯，則論說虛唐，鼓鬚動鬣，則研覈否臧。

內有環形、外闔宮商相如、目之郡雅、頤孫目之堂堂、豈若子髯既亂且藉、枯槁禿瘁、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污穢泥土、增嘯攘攘、與塵爲侶、无素顏可依、无豐頤可恃、動則困於德滅、靜則窘於困虞、薄命爲髡、正著子頤、爲身不能疵其四體、爲智不能御其形骸、癩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臺蓋、爲子鬚者、不亦難哉、初學記十九又見古文苑目爲黃香作

嚴遵

遵字君平、蜀郡人、賣卜成都市、有道德指歸十一卷、

道德指歸說目

莊子曰、昔者老子之作也、變化所由、道德爲母、效經列首、天地爲象、上經配天、下經配地、陰道八、陽道九、曰陰行陽、故七十有一首、曰陽行陰、故分爲上下、曰五行八故、上經四十而更始、曰四行八故、下經三十有二而終矣、陽道奇、陰道偶、故上經先而下經後、陽

道大陰道小故上經眾而下經寡陽道左陰道右故上經覆來下
經覆往反覆相過淪爲一形冥冥混混道爲中主重符列驗已見
端緒下經爲門上經爲戶智者見其經效則通乎天地之數陰陽
之紀夫婦之配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萬物敷矣

祕冊集
御本

座右銘

夫疾行不能遁影大音不能掩響默然託陰則影響無因常體卑
弱則禍患無萌口舌者禍福之門滅身之斧言語者天命之屬形
骸之部出失則患入言失則亡身是曰聖人當言而懷發言而憂
如赴水火履危臨深有不得已當而後言嗜欲者潰腹之矛貨利
者喪身之仇嫉妬者亡軀之害讒佞者刎頸之兵殘酷者絕世之
殃陷害者滅嗣之場淫戲者殫家之塹嗜酒者窮餒之藪忠孝者
富貴之門節儉者不竭之源吾日三省傳告後嗣萬世勿違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南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苗圃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四十二終